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著
斯 韧译 刘利圭校

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群众出版社

图书馆

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英)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斯 韧 译 刘利圭 校

群 众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9千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贵州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280000册 定价：0.60元

人 物 表

特里维斯先生——老练达成、经验丰富、年近八十的律师。

他对往日的那些谋杀案的惊人记忆力导致他死于非命。

安德鲁·麦克沃特——一个贫穷潦倒的人，企图自杀，意外地被救。数月后，他在同一地点同样意外地拯救了一个走投无路的年轻女人。

巴特尔警长——苏格兰警场的面无表情的侦探。他有条不紊的侦查方法使他得益匪浅，甚至在度假时也是如此。

阿姆美丽小姐——一所女子学校富有成就的校长，是爱好运用头脑里的半瓶子醋的心理学理论而造成危害的绝妙典型。

菲娅·巴特尔——警长的小女儿。她在寄宿学校的痛苦经历帮助她父亲拯救了一个无辜的女人。

内维尔·斯特拉吉——一个名副其实的美男子。拥有一个男人所向往的一切。他是一个遐迹闻名的运动健将，银行里有大量存款，而且还有两个美丽的妻子，但是，他并不幸福。

凯·斯特拉吉——一个年轻俊俏、生气勃勃的女人，脾气就

象她那无与伦比的火红头发一样独一无二——肯定不是那种甘居于在内维尔的前妻下风的人。

卡米拉·特立西利安太太——一个独断专行的瘫痪病人。她很好客，但是，当海鸥角突然出现一个“三角关系”时，她却一反常态地想下逐客令。

玛丽·奥尔汀——卡米拉老太太的忠实伴侣。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在满屋子急躁易怒的客人中间充当调解人——这个逆来顺受的温柔女人最后也忍受不住屋里所发生的一切了。

奥德丽·斯特拉吉——内维尔的前妻。她洁白眩眼的似飞蛾熠熠闪光的美丽容貌在海鸥角是家喻户晓的，这使内维尔·斯特拉吉心慌意乱，使他新的配偶怒火中烧。

汤马斯·罗伊德——他过继的妹妹奥德丽称他“忠诚的汤马斯”。在他似乎麻木不仁的外表下，蕴藏着一颗燃烧着炽热激情的心。

特德·拉蒂默——凯·斯特拉吉的年轻漂亮的“少年时代的朋友”，他无时无刻不在她的身边，寸步不离。

詹姆斯·里奇检察员——巴特尔的侄子。刚就职即奉命调查海鸥角的谋杀案，他得到他叔叔的帮助，并因此学到了许多有益的东西。

封面设计：郜宗远

1561.4
59

统一书号：10067·214

定 价： 0.60 元

中华女

女子校

目 录

- 一 序幕.....(1)
- 二 风雨来临之前.....(6)
- 三 红蔷薇与白雪花.....(52)
- 四 不可捉摸的凶手.....(127)
- 五 决定性的时刻.....(215)

序 幕

十一月十九日

那些围坐在壁炉旁的大都是律师和对法律感兴趣的人。他们当中有律师马丁达尔；有王室法律顾问鲁弗斯·洛德；有因卡斯戴思一案而名声大噪的小丹尼尔。其余三、五个律师是：贾斯蒂斯·克里夫尔，刘易斯和特兰奇律师事务所的刘易斯和年迈的特里维斯老先生。特里维斯先生年近八十，老练达成，是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最有威望的成员。他曾在法庭上解决了不计其数的难案。人们都说，做为一个犯罪学专家，对过去的那些丑恶不堪，见不得人的事，他比英格兰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得多。

头脑简单的人都说特里维斯先生应该写他自己的回忆录。特里维斯先生心里很明白他写不出来，因为他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虽然，特里维斯先生早已退休，不再执行律师业务了，但在英格兰，没有一个人的见解能象他的那样受到同行如此的尊重。无论何时，只要他那微弱、清晰、细小的声音一响，周围总会出现一阵表示尊敬的肃静。

这时，大家正谈论着那天早晨才在伦敦中央刑部法厅了

结的一桩家喻户晓的案子。这是一桩谋杀案，被告被判无罪。这些人正专心致志于重审这个案子，做出法律上的鉴定。

由于轻信一个证人的证词，起诉出了错误——老迪普里奇应该知道他为被告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辩护人的陈述。扬·阿瑟提供了大部分关于那个女仆人的证据。本特莫尔在他的总结中准确无误地叙述了整个案子的来龙去脉，错误是在陪审团相信了那个女仆以后造成的。陪审团是滑稽可笑的。谁也不知道他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可是，一旦他们对一件事形成印象，谁也别想使他们有所更改。关于那根撬棒，他们相信女佣说的是真话，连法医的证据也被置之度外了。最可恶的莫过于那些出庭作证的人了！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家伙，满嘴是冗长的学术上的专门名词和术语，对一个极普通的问题，也总是嗯嗯呃呃地不置可否，顶多说一两句“在一定的情况下，这个也许会发生”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一点一点地把自己的看法谈了出来，当发言变得愈来愈稀疏和不连贯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种缺少了什么似的普遍感觉。所有的脑袋一个接一个地转向特里维斯先生。因为特里维斯先生到目前为止，对这些高谈阔论还一言未发。显而易见，人们都等待着这位最受人尊敬的同事发表高见。

特里维斯先生斜靠在椅子上，漫不经心地擦拭着自己的眼镜。异乎寻常的肃静使他抬起了头，目光炯炯有神。

“哦！”他说。“怎么回事？你们是在问我什么吗？”

扬·刘易斯说：

“先生，我们在探讨拉摩尔一案。”

他用期待的眼神望着特里维斯先生。

“哦，”特里维斯先生说。“我正在考虑这个案子。”

人们沉默地洗耳恭听。

“恐怕我只不过是在空想，”特里维斯先生说，仍旧擦着眼睛。“是的，是空想。我以为这是年纪大的缘故。一个人到了我这个岁数，只要他愿意，就有权利沉缅于空想。”

“是的，先生，你说的完全对。”刘易斯说，可他看上去却好象掉进了五里雾中。

特里维斯先生说：“我没有过多地去考虑你们说的那些五花八门的法律条款，尽管它们是有趣的——非常有趣——我倒是想，如果裁决采用的是另一种方式，那么，上诉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我现在不愿意在这件事上动脑筋。照我的话说，我现在正在考虑的不是法律条款，而是案件中的

人。”

每个人都露出颇为吃惊的样子。他们也考虑过案子中的人，可是他们只考虑这些人的可靠性，或者只是把这些人视为证人来加以考虑，甚至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曾经大胆地推测一下罪犯究竟是有罪的呢还是象法庭宣判的那样是无辜的。

“你们要知道，”特里维斯先生若有所思地说。“人，是各种各样的。他们外形不同，性格不同，经历也不同。有些人有脑筋，有许多人根本就没有。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兰开夏、苏格兰——那饭店老板是从意大利来的，而那个女教师却是从中西部哪个鬼地方来的。他们全都卷进并陷入到这件事中去了，最后在十一月一个阴暗的日子里，被一起带到伦敦的一个法庭上。每一个人都扮演他自己小小的角色。直至审判这件凶杀案时，一切才算完结。”

他顿了一下，双手轻轻地，怡然自得地敲着自己的膝盖。

“我喜欢读引人入胜的侦探故事，”他说。“但是，你们要知道，它们开始的不是地方！它们总是从谋杀写起。但是，谋杀应当是尾声，故事在很久以前就展开了——有时是在许多年以前——各种各样的原因和事件，把某些人在某一天的某一个时刻带到某一个地点。就以那个年轻的女仆的证据为例吧——如果她这个厨娘不去惹怒自己的情人，她是不会使自己陷于困境而到拉摩尔去的，结果使她成了被告的主要见证人。那个吉赛卜·安都内利，来探望他兄弟，准备住上一个月。他兄弟象蝙蝠一样什么也看不见，根本看不到吉赛卜那双敏锐的眼睛所看到的東西。如果那个警察不在四十八号和那个厨娘亲热了一阵，后来他是不会使自己感到困难的……”

他微微点了点头。

“所有的一切都朝向一个特定的点集中，然后，时机成熟——采取断然步骤！决定性的时刻。是的，所有这一切，都朝向这一决定性的时刻……”

他重复着：“朝向决定性的时刻……”

说罢，他的身体微微一颤。

“先生，你是冷了吧，请往壁炉跟前坐。”

“不，不，”特里维斯先生说。“这就象别人说的那样，有人正从我的坟冢上走过。好吧，我现在要回家了。”

他对大家亲热地点了点头。缓慢而矜持地踱出了屋子。

大家心神不定地沉默着。过不一会，王室法律顾问鲁弗斯·洛德感慨地说可怜的特里维斯已是老态龙钟，上年纪了。

威廉·克里夫尔说：“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绝顶聪明的头脑——可是他毕竟是临近风烛残年了。”

“他的心脏也不好，”洛德说。“我认为随时有停止跳动的可能。”

“他很会照顾自己。”扬·刘易斯说。

这时候，特里维斯先生已经小心地跨进了他那辆开起来很稳当的戴姆勒牌小轿车。这车子载送他到了座落在一处幽静地方的房子。一个殷勤的男仆帮他脱下了外套。特里维斯先生随后走进了书房，壁炉的煤火正在熊熊燃烧着。书房过去就是他的卧室。由于心脏衰弱，他从不上楼。

他在火堆前坐了下来，把一些信件拿到跟前来。

刚才他在俱乐部里只略略谈及的问题还在他的脑海里萦绕着。

“就是现在，”特里维斯先生思忖道。“一出戏剧——或者说是谋杀——正在酝酿着。如果我要写一个引人入胜的流血和犯罪的故事，我的开头就应该是一个年迈的绅士坐在炉火面前，正在启开他的信件——这故事并不为他所知地在暗中发展着——走向决定性的时刻……”

他撕开一个信封，茫然地望着从里面抽出的信笺。

突然，他的神色变了。他从幻想中回到了现实。

“天哪！”特里维斯说。“多恼人啊！实在的，真急人！这么多年都过去了！现在却要我改变计划。”

风雨来临之前

一月十一日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轻轻地挪动着自己的身躯，抑止住呻吟。

负责照料病房的护士从桌前站起，向他走去。她挪了一下他的枕头，使他躺得更舒适一些。

安德鲁·麦克沃特只哼了一下，表示感谢。

反抗和苦痛在他的心里沸腾着。

此时此刻，一切早就应该结束了。他也应该彻底地脱离尘世了！真该诅咒那棵从峭壁上长出的该死的树！真该诅咒那些不怕冬夜寒冷而在悬崖边幽会的情意殷切的恋人。

要不是他们（还有那棵树！）一切都不复存在了——耸身往结着冰凌的深渊一跳，也许稍作挣扎，随后就沉没了——尔虞我诈、毫无意义和了无报偿的生活从此结束。

可是他现在在哪儿呢？可笑地躺在病床上，一个肩膀摔坏了，并且面临着因犯自杀罪而被警厅提审的前景。

天哪，我自己想死于他们什么事？

一旦他成功了，他们是会把他当成一个心智不健全的人虔诚地埋掉的！

真的心智不健全！他从来就没有比他想到死那会儿更清醒过。自杀是处于他那种境地的人所能做的最合乎逻辑和明智的事情。

他长期的病魔缠身，以及妻子舍弃他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使他的生活完全地垮了。既然生活中没有工作、没有金钱、没有爱抚，没有强壮的身体和精神上的寄托，难道结束这一切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吗？但他现在所处的困境是可笑的。他不久就要受到一个假惺惺的法官的训诫，因为他用属他的而且仅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他的生命，干了一件普普通通的事。

他愤怒地呻吟着，感到浑身发热。

护士又来到了他的身旁。

她是一个年轻的红发女郎，有一张善良的和有点儿缺乏表情的脸。

“你很疼吗？”

“不，一点也不！”

“给你吃些安眠的东西吧？”

“你不要干这种事！”

“可是——”

“你以为我连一点痛苦和失眠都忍受不了吗？”

她莞尔一笑，笑里含着几分高傲的神气。

“医生说你能吃东西了。”

“我不管医生说什么。”

她整理了一下他的被子，把一杯柠檬水挪近一些。他感到有些内疚，说：“对不起，我有些粗鲁。”

“没什么。”

他的坏脾气丝毫没有触怒她，这使他很懊恼。他无法改变护士脸上冷漠而宽厚的神情。因为他是一个病人，不是一个好端端的男子汉。

他说：

“该死的，你们干吗老缠着我——这一切该死的纠缠……”

她不无指责地说：“别急，别急，这样可不大好了！”

“不大好？”他问道。“什么叫好？我的上帝！”

她平静地说：“到了早晨你将会感觉好一些的。”

他把安眠药片吞了下去。

“你们这些护士，你们这些护士！你们不近人情，你们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怎样做对你最好，你懂吧。”

“叫人气愤不过的就是这个！这个医院，这个世界，没完没了的纠缠！还说知道什么对别人最好呢，我想杀死我自己，你知道吗？”

她点点头。

“我是否让自己从该死的悬崖摔下去，那是我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无关。我走投无路，我要死！”

她的舌头发出了轻微的啧啧声，表示一种心不在焉的同情。他是病人。她是在用让他把脾气发完的方法使他平静下来。

“如果我愿意，为什么我不能自杀？”他问。

她非常严肃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不对。”

“为什么不对？”

她困惑地望着他。她对自己的信念毫无怀疑，只是因为不善于表达而解释不清自己的观点。

“嗯——我是说——自杀是罪恶的。不管愿意与否，你必须活下去。”

“为什么必须活着呢？”

“嗯，要替别人着想，不是吗？”

“这和我无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会因为我的死而感到惋惜。”

“你没有亲戚吗？没有妈妈，姐妹或者别的什么人吗？”

“没有，我有过一个妻子，可是她离开了我——这当然是很对的！在她眼里，我一无是处。”

“可是，你一定有朋友，是吗？”

“不，没有。我不是那种随和的人。听我说，护士，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我曾经是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我有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和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妻子。后来发生了车祸。老板开车，我坐在车里。他想让我说出出事时，他的驾驶速度低于三十英里。但实际上不是。他把车开快到将近五十英里了。车祸并没有出人命，没有发生这类事，他只是想对保险公司的人说他是合理的。但是，我不愿意说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是谎话，我不说谎。”

护士说道：“嗯，我想你是对的，是对的。”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我的顽固使我失掉了饭碗。老板十分恼火，他想方设法使我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工作。我成天在外面闲荡，找不到事干，连妻子也开始嫌弃我了。她终于和我的一个朋友远走高飞了。那家伙运气好，正在飞黄腾达，而我日子越来越难过。我开始借酒浇愁了。你想想喝酒

能使你找到工作吗，最后，我降低到去当脚夫，结果累坏了内脏。医生说，我别想再强壮起来了。咳，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活头呢！最简单，最彻底的办法就是死。我活着对我自己，对别人都没有什么好处。”

小护士嗫嚅道：“这不一定吧。”

他笑了。他的心情已经好一些了，她天真的固执使他感到很有趣。

“我亲爱的，我对别人还有什么用呢？”

她惶然地说：“你不知道，说不定有那么一天，你会——”

“那么一天？不会有那么一天了。下次，我要把一切都安排得万无一失。”

她断然摇了摇头。

“不，不，”她说。“你不能再自杀了。”

“为什么不能？”

“他们从来不。”

他凝视着她。“他们从来不。”他不就是那些想自寻短见的人中的一个吗？

当他正要张口加以强有力的反驳时，他心底固有的诚实突然使他把想说的话咽了回去。

他还会自杀吗？他真的还想去干那事吗？

他突然感到他不会再去了。没有什么理由。正确的理由也许就是那护士凭自己的专门知识提出的——自杀者从来都是下不为例的。

他越发感到应该使护士承认他的道德观。

“无论如何，我有权随意处置我自己的生命。”